



张玉，95后，编剧，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。代表作品电视剧《沉默的荣耀》。

中青报·中青网见习记者 郑欣宜
记者 周伟

张玉至今仍清楚记得，2018年12月，接到电视剧《沉默的荣耀》剧本项目邀请时，正在厦门海边的她，遥望了一眼对岸。

整整5年后，2023年12月，电视剧《沉默的荣耀》在厦门鼓浪屿开机。作为唯一全程跟下拍摄和后期制作阶段的编剧，张玉在剧组度过了最辛苦且难忘的一段时光，“现在想起来，一切仿佛都形成了一个闭环”。

2025年9月，电视剧《沉默的荣耀》开播，吴石、朱枫等烈士的名字，以及这段台湾隐蔽战线斗争的历史，也随之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。而对于张玉来说，剧中的每个片段、每句台词她都早已烂熟于心。

大事不虚，小事不拘

“要写一段历史，除了了解历史背景本身，也要了解当时的社会文化和人们的生活状态。”为了写好这段隐秘的历史，编剧团队以《吴石传》《朱枫传》为起点，搜集、查阅了大量历史资料，其中包括吴石将军本人当年编写、翻译过的一些书目。由此，这群“无名英雄”的形象，也逐渐清晰、生

对话名家

张玉：从“沉默”的历史中获得力量

动了起来。

但历史题材改编，也带来了剧本创作上的难题：出于地下工作者身份的特殊性，剧中“东海小组”的4位核心成员——吴石、朱枫、陈宝仓、聂曦，在历史上的实际交集甚少，有记录的资料也就更少。

对此，本着“大事不虚，小事不拘”的创作原则，编剧团队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，对人物关系和故事细节进行了艺术化处理。“历史上吴石和朱枫只见过7次面，但这7次见面中间的细节没有任何史料记载，这就需要创作者在基于历史真实和人物性格的基础上，进行一些合理虚构。”张玉以两人在电力招待所的第一次接头为例，“这场戏中，我们虚构了段退之突然拜访的情节，展现出朱枫随机应变、化解危机的能力。之后两人的几次见面都展现了丰富的信息点，他们的默契也在这期间逐渐形成”。

剧中，吴石和陈宝仓、吴石和聂曦之间，也都存在类似让人物关系更加鲜活和立体的处理。张玉介绍，戏剧故事创作通常讲究人物关系集中，这也是编剧团队选择以吴石作为全剧主视角的一个重要原因。“吴石不仅与朱枫、聂曦、陈宝仓都有直接接触，他的身份所能接触到的层面也更多，从国防部到隐蔽战线，再到吴公馆，就像一个圆圈的中心，串联起了更多的人物关系，也让之后的故事更好展开”。

剧中另一处关键细节的艺术处理，出现在电视剧《沉默的荣耀》的最后一集。审判庭上，吴石挥笔写下了12字绝笔诗：“俯仰

不愧天地，褒贬自有春秋。”但在真实历史上，吴石的绝笔诗其实是另外一首：“天意茫茫未可窥，悠悠世事更难知。平生弹力唯忠善，如此收场亦太悲。五十七年一梦中，声名志业总成空。凭将一掬丹心在，泉下差堪对我翁。”

张玉解释，这是考虑到原诗的基调相对低沉而作出的改动，这一“点睛之笔”，正来自吴石的扮演者、本剧监制于和伟。“如果大家留心，会发现这场戏中吴石先提笔写了历史上那首诗，然后把宣纸翻了个面，在背面写下了这12个字。我们以这样的方式对历史真实和艺术作出一种平衡，既保持了昂扬和光明的基调，悲壮而不悲伤，也体现了人物精神。”

情感真实，才能打通艺术真实和历史真实

全剧中实际呈现出的很多细节，都是在拍摄过程中获得灵感、加入剧本的，贯穿全剧始终的布袋戏便是其中之一。

“布袋戏发源于福建漳州，但在台湾同样受到欢迎，它是两岸同根同源的一种象征。”张玉介绍，剧中的两次重大发展节点都有这一元素融入——朱枫在舟山被追捕时，吴石正在台北街头看布袋戏，台上演的是《水漫金山》；吴石被捕后，在狱中比画的也正是布袋戏的手势。

“整部剧里，吴石大部分时间都非常克制和隐忍，很少有情感外露的时候，于是我们就用这种方式展现他内心的一些情感。”

张玉说，“吴石狱中这场戏的设计也是于和伟老师的构想，在我看来很有文学性，既可以理解为他对生命即将走向终点的谢幕，也可以理解为他对于对岸大陆家乡的思念。总之这场戏的寓意是十分丰富的，不同的观众能从中理解到不同的意思。”

类似的文化元素融入，剧中还有很多，其中便包括吴石为数不多的一次情绪失控——目睹小钱妹妹投海后，他走在游神的队伍中，脱帽痛哭。

在张玉看来，这一片段之所以如此戳中人心，正是因为它做到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平衡，“小钱和小钱妹妹这组人物关系是完全虚构的，但历史中一定存在着像他们这样的年轻人，与父母分隔两岸、骨肉分离，一生渴望回到家乡。情感真实，才能打通艺术真实和历史真实”。

剧中，许多重要场景都出现在海边。“其实台北并不临海，但我们也还是坚持将海的元素频繁安排到剧中。”张玉说，“大陆和台湾间相隔一道海峡，但无论是熟悉的饮食、民俗，还是自然环境，都是两岸人民记忆里共通的要素，我们同根同源。两岸团圆，也是我们想通过这部剧传达的主题。”

希望把这种理想主义的追求传达给观众

作为主要编剧之一，开机后，张玉便一直在“连轴转”的高强度工作状态中。“写剧本其实是个体力活，跟组那段时间，

每天边拍边改，所有部门都等着你，必须要顶住压力，按时按量完成工作。”

但她更多感受到的还是收获。“剧本创作大部分时间是自己跟自己对话，一人在脑海里代入各种角色。但在拍摄现场，临场环境内，可以切身听见和感受对手演员们的对话过程和情绪的起伏，优秀演员们互相碰撞出来的内容会比剧本更生动。”张玉说，“同时，我也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，有他们在，我会觉得创作这条路不会很孤独。”

电视剧《沉默的荣耀》是张玉编剧生涯中创作的第一部电视剧剧本，7年时间，足以让一位初入行业的年轻编剧走向成熟。最初接到这个项目时，她大学毕业不过一年，如今已迈向而立之年。她此前从未想过一部戏会做这么长时间，“就像是大学毕业后的又一段学习旅程，7年过去了，现在可以毕业了”。

令她高兴和欣慰的是，电视剧播出后，“所有的用心都被大家看见了”。

回望这段旅程，张玉觉得自己“没有遗憾”，她也希望更多青年能从这部剧中获得精神的力量。“对于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来说，集体这个词在成长过程中可能已不会那么频繁地被提及，所以我认为从历史中获得精神力量是很重要的。”她说，“当时，以吴石为代表的烈士们都面临着一个抉择，是留在大陆迎接家乡的解放，还是为了更高的理想，去一个未知的地方从事危险的工作、迎接未知的结局？最终，他们选择了一条大多数人都不会选择的荆棘之路。我们希望把这种理想主义的追求传达给观众。”



□ 黄 钰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周伟

日前，在由南昌西开往上海虹桥的G1384次列车上，中国青年报社联合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南昌客运段举办了“青年书店·青春书厢”阅读分享会。本期分享的是《侵华日军731部队史实揭秘》和《七三一部队细菌战史图录》。

主持人何芳以两本书籍的背景介绍切入，手中的书页一页页翻过，仿佛推开了历史的大门，引得车厢内旅客纷纷加入讨论。前段时间热映的电影《731》成为许多旅客热议的焦点。浙江中医药大学二大学生俞宇杰表示，他刚看过这部电影，但他坦言此前对731部队进行细菌实验的历史细节并不十分清楚，“今天这场阅读分享会，正好让我更加深入地了解了这段历史”。作为医学学生，他说自己明白这种实验的残忍，“我们真的应该多回顾历史，绝不能忘记革命先辈的付出。正如电影中所讲‘你若记得，我便活过’”。旅客王子林表示，原本计划利用旅途时间观看剧集，意外参与了一堂深刻的“历史课”，“其实很多年轻人对抗战历史的了解仍不全面，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活动引导青年共读历史、铭记历史”。

旅客曹鸿谦注意到，这两本书籍于9月17日刚发售。他认为这类新公布的档案能让更多人接近真相，“书里记录的真实事件远比电影更加残酷，从人体实验报告到用于活体解剖的手术刀，每一张都是揭示日军罪行的铁证。让历史记忆在年轻人心中生根发芽，不是为了记住仇恨，而是要警惕悲剧重演，捍卫世界和平”。

据了解，作为全民阅读推广的创新实践，“青年书店·青春书厢”目前已覆盖京津冀、长三角等地区的百余趟列车，并在列车上以书籍共读、漂流书签等形式开展活动。

人不一样的东西。”

《散文》主编张森评价：“苏北散文布局如树下日影，斑驳有致，精妙如图画。其节奏极好，如奏鸣曲。”近三四年，苏北每年都会在《散文》等杂志上发表一两组名为《慕汪斋随笔》《慕汪斋随笔》的文章，这些读书随笔式的文字，皆是他有感而发，既记录自己所经历过的生命，也记录他所见到的别人的生命，“感觉中似乎有了一点孙犁先生晚年的味道”。

写作之余，苏北也一直保持着和青年的交流，并在全国多所大学举办过讲座。前不久，一位扬州的青年向他询问如何增加文学方面的修养，“我那时告诉他，要想使自己不为自己的事发愁、生气，这就需要文学的力量。比如我们读哈代的《德伯家的苔丝》，读完之后，为苔丝的命运生气、懊恼。我们为什么被她的命运所挂念？这就是文学的力量，好的文学是会给人以善的”。

信息化时代，信息传播和接受的方式在变，但苏北认为，还是要静下心来，认真读一本书，“心进去了，眼下的文字才能鲜活起来”。“坚持读一本书，一天两页，一个月就是60页，等你读到200页时，就会情不自禁地要读下去，因为你已经被人物的命运所牵引，这样才算是深的阅读。”苏北说，“读完之后，你会长叹一口气，为书中人物惋惜，为人物的命运鸣不平。这时，你的心变得敏感了，你的人变得多情了，你的情感也丰富了起来。这样的名著读多了，自然也会对生活敏感起来。如果热爱写作，还会用自己的笔、用自己的文字，对生活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，你也许就会写作了”。

同时，他也建议青年读者多读汪曾祺，在他看来，读汪曾祺的作品不仅仅是学习其写作，而且其文字也会潜移默化地改变读者本人。“我算是比较典型的，读汪先生读久了，我的生活习惯、审美情趣，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。此外，是汪先生的文字给我打开了一扇大门，使我走进去，看到了许多心仪的、也看到了许多中国传统的东西”。

中国青年作家报



9次入选中考试题



□ 杨安楠(26岁)

2125年，嵊泗群岛。
海水一层一层地推向岸边，像亿万年来从未停歇的呼吸。

我叫小鱼，出生在这座小岛。每天清晨，我看朝阳从东海升起，码头上，自动卸货的机器臂在海雾中若隐若现，精准地分拣着夜里打捞上来的海产——都是些AI养殖场培育的标准化鱼群，每一条都符合中央系统设定的营养参数。渔船早就不需要人了，但岛上还保留着几艘老式木船，停在浅滩上，船身爬满了青苔和传感器贴片。那是给游客看的“文化遗产”。

我家住在半山腰，是岛上为数不多还有人住的老房子，大部分建筑都已被改造成了数据中继站，那些灰白色的方盒子沿着山坡排列。夜里，它们会亮起蓝色的指示灯，把整座岛照得像个巨大的线路板。街道上偶尔能看见几个老人，坐在门口晒太阳。他们的手腕上都戴着健康监测环，实时把数据传给岛上的医疗AI。如果有异常，5分钟内就会有无人医疗舱飞过来。去年，邻居伯伯就是这样被救回来的，他自己还没感觉到心梗，舱门就在面前打开了。

我最爱逛小卖部，老板是一个圆滚滚的服务机器人，它管自己叫“阿福”。买东西只要在它胸前的屏幕上扫一下手背就行了。每个岛民手背上都有一个生物识别芯片，AI会自动从个人配额里扣除。每个月，系统会根据你的“贡献值”分配物资额度。我爸在海藻工作站工作，贡献值中等，所以我们家每月能领到两公斤新鲜肉类、10公斤合成蛋白，以及无限量的海产品。

对话名家

苏北：被汪曾祺的文字照亮

汪曾祺《记汪小集》等关于汪曾祺的多部著作，并主编汪曾祺的多套作品集。在他看来，汪曾祺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位重要的作家，也是新时期极少数具有强烈个人风格的作家。

“汪先生曾写过一首诗，里面有这么两句：‘唯求俗可耐，宁计故为新。’这可以理解为他的夫子自道。汪先生的文字大雅大俗，他优美的汉语写作，使白话文大放光彩。”在苏北眼中，生活中的汪曾祺并不多言，但处处显出睿智，“他的讲话，也多半和他的文章一样，一句是一句的。他在北京大学有一个演讲，我听过多次，他总是一句一句地讲，如果记录下来的话，就是一篇文章，他是思索的”。

学者孙郁曾谈到，汪曾祺笔中有许多“暗功夫”，从古典和乡土中缓缓而来，从大众和民间提取诗意。苏北无比赞同这一点：“现在看来，汪曾祺作品的迷人之处，或者说汪曾祺的迷人之处，体现在他的现代性、诗性和民间性之间。他不像有的作家，只侧重其一，汪先生是三者兼而得之，且融合在雅化的母语之中，浑然一体，不着痕迹。”

“汪曾祺之所以迷人，之所以有这么多人追随他喜欢他，是因为读者已不仅仅把他当成一个小说家在看了。他是一个有中国趣味的文人，中国文人身上具有的气息，他都有。若干年后，也许人们真会把他和苏东坡、归有光、张岱、袁枚等一起来看，这才是汪曾祺的真正魅力。”苏北说。



中青报·中青网见习记者 郑欣宜
记者 周伟

早在青年时期，第一次接触到汪曾祺的文字，苏北便深深着迷。1989年，他在鲁迅文学院进修期间第一次见到汪曾祺，并在其后成为忘年之交。多年以来，他致力于汪曾祺研究，被誉为“天下第一汪迷”。

“这些年来，我沉浸在汪先生的文字里，乐此不疲，这使我体会到，一个人对一件事入迷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。”近日，苏北接受了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的专访，讲述汪曾祺的文学魅力。

汪曾祺的迷人，体现在现代性、诗性和民间性之间

“今年是汪曾祺先生逝世28周年。20多年来，汪曾祺的经典化一刻没有停止过。经专家、学者、媒体、读者和出版人的共同努力，汪曾祺的经典化过程，可以说已初步完成，汪曾祺的影响力和文学成就已为大多数读者所认识。”多年来，苏北写作《忆·读汪曾祺》《湖东

汪曾祺不好模仿

“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”“最后一个纯粹

的文人”“美食家”“生活家”……汪曾祺在文坛被赋予诸多名号，而对他自己的定位则更能体现一种文学品格：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。“对汪先生给自己的这个定位，我是认可的，或者说，他是一个小品文作家。”苏北说，“汪先生自己曾说，我的一切都是小品。我想他无意于成为文学大师，他是很乐意做一个小品文作家的。这是一个崇高的称谓，是一个了不起的定位。”汪曾祺的小品文，大多基调明快通晓，充满一种内在的快乐。而苏北认为，当下涌现“汪曾祺热”的原因也正出于此，“他的文字太美，也太有趣。美的、有趣的东西，人们都是喜欢的”。

长期以来，汪曾祺的文字都是众多青年文学爱好者学习、模仿的范本，但在“研究了大半辈子汪曾祺”的苏北看来，“汪曾祺不好学，可以说很难学”。他提到，汪曾祺晚年作品多白描，少华丽，表面看起来很“老实”，但“文白相杂”的语言背后实则相当富有现代精神。“汪曾祺是有诗性的。一个人能拥有诗性并终生保持诗性，其实还是不容易的，因为要有一颗诗人的心。汪曾祺终生保有诗性，在文字中时不时地一闪，出其不意流露出一句，让人看后不能忘记。”苏北举例，汪曾祺在青年时给朋友写信，写到最后忽然来了一句：“我要抱一堆凉爽柔软的玫瑰花瓣子！”而他晚年曾给一位青年作家写序，写到最后忽然又来了一句：“一天清晨，迷迷糊糊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一头骆驼在吃一大堆玫瑰花。”这完全是一首诗，是神来之笔。

“有一种说法，汪曾祺是用来爱的，不是用来模仿的。是的，时代不同，生活内容不同，个人经历和阅历的不同，完全写出汪先生那

样的作品，在现在也是不可能的。”相比起一味模仿，苏北更提倡通过阅读汪曾祺的作品来提高审美能力和对生活的认识，特别是对生活中发现美的能力。“汪先生的文字，可以培养你对生活充满好奇，热爱生活中的花草草、美食鱼虫，即使呆着天上云，也会觉得有趣。所以我们学习汪先生，不一定完全去模仿汪先生的文本，而是通过学习，潜移默化，丰富我们自己，使我们身上文化气息更多一些，变得更有情趣一些。”

好的文学给人以善

自1986年开始发表作品以来，苏北在文学这条路上走了40多年，写下超过200万字的小说与散文作品，而他始终对散文有一种特别的偏爱。以他的话来说，自己写散文“是没有把散文当散文写的”，而是被一种生活、一片色彩、一种气氛所感染，有一团情绪在心中涌动，于是要把它记录下来，形成了文字。

在苏北的最新散文集《慕汪斋集》中，除了对汪曾祺的记述，还收录了不少写生活的篇章，如《水吼》《两只雀儿》《秋风中的母亲》《滁州记忆》等，故乡的一草一木、一人一事，皆是他笔下的珍宝。他的文字丰富细腻，带着一种独有的风趣和幽默，显露出独到的生活智慧。而对苏北而言，这么多年来，“研究汪曾祺”和“书写自己的生活”，是一种互相成长、不可分割的关系。“几十年过去了，我现在才发现，汪先生的作品中，确实是充满了画意。我已经写了许多年了，我也希望自己的作品特别些，有些与别



官方微博



订阅二维码